

守望

□彭定华

踏上一条坑坑洼洼的小路,然后前行百多米,右拐,熟悉的山头进入我眼帘。山低矮,杜鹃红得正艳,我疑心是一种杜鹃鸟啼血染红的。缠缠绕绕的荆棘密布着,杂草疯长,掩过树小半截。平时,我从没留意过草的速度如此惊人,直到它毫不留情地爬满那座小山丘,格外放肆,新生的茎张扬地织起一张网。我很恼怒,怎可阻挡母亲的光线?更可恶的是,周围还有许多小灌木,枝枝丫丫纠缠不清,根系深入泥土,竟茂密如林,遮盖母亲的视野。

它们是否打扰了母亲的长眠?七年多了,两千多个日日夜夜啊,我曾多次捡拾过断片记忆,才知道有母亲的时光多么珍贵!如今,我只能靠梦里相聚,就在前几天,母亲又来了,她在老屋徘徊,背影孱弱,心事重重的样子,见到我,连忙求助,“我不想去新地方,那里不熟悉,怎么办呢?”我忙问详情,母亲的身影却匆忙闪过。梦醒时分,思绪悠悠。

是否真有心灵感应?是否日有所思夜有所梦?这些日子以来,我的确被一件事情困扰着。据说,那片安放我母亲的山要征收了,用来做移民安置区,目前正在商谈善后事宜。这意味着母亲要迁走,同时还有我的族人一百多座坟,寂寥而荒凉的山丘将被高楼大厦取代。或许这里还有精致的布景,会洋溢着现代气息,居民会其乐融融。可是母亲和我的族人迫不得已集体出让千年屋,悲悲戚戚远离故土了。

多少次抱怨母亲坟头的杂草,可当这山即将失去的时候,我才发现竟无限留恋,原来在心中它早已重如千钧。记忆再往前流淌,溯回我少年时代,金秋季节,天干物燥,山上会有许多枯枝和树叶,爸爸会请人帮忙砍柴,我会跟随去捡柴,打小就熟悉了这里。也看到过爬满藤蔓,孤寂阴森的坟墓,才想起死亡的可怖,更不敢设想这里还会是母亲的最终归宿。那一日,我目睹母亲被泥土一点点淹没,融进青山,我的心猛地一沉,好似掏空在山林中。唯一欣慰的是,风水大师在选择母亲坟冢方位时,恰好正对着老屋,这是个守望的姿势,应该是母亲最希望的。

其实,我的母亲一生都在守望。

她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。父亲工作很忙,家里很多事是母亲打理的,她勤劳成性,看着空地可惜,先后不断开辟疆域,将原有的菜地拓宽范围,根据时令播种不同菜类。我们小时候被使唤多次,把池塘或溪流的水泼向菜地,跟母亲体验劳动。做房子后,母亲坚决在屋后围一个大园子,栽种果树,喂养鸡鸭,还规划菜地。她种的菜从不出售,谁要都给,我们回家也会

拿一些,鸡鸭吃掉不少。她对菜园的执着让我敬畏,极少来我们姐妹家里住,每次匆匆忙忙,说在家里待惯了,空气好,鸡鸭没人管,菜园怕长草。

母亲围着房前屋后转,我们说她不会享福,未必老家有金子?鸡鸭和蛋又不是买不到?她仍是坚持己见,种菜,喂鸡鸭,我原以为我们的分量不抵菜园,直到我目睹她在门前徘徊张望的期待,才知道自己错得离谱。得到确信我们哪天回家,她早早地开始准备饭菜,然后一个个电话拨来,到了哪里?怎么还在那里?我们嘟嘟囔囔:老佛爷,又不是开飞机,哪那么快?才下车,我一眼瞥见她的身影,急急地走来,搂过外孙,当宝贝一样稀罕。好几次,我触碰到她冰凉的手,真不知她这么固执等待干嘛,何况还是在冷风中。当我的孩子渐渐长大,发现母亲的白发也渐渐增多,我不得不接受残酷的事实,母亲不再年轻了。可我一直哄她:妈,你不老,老佛爷长命百岁呢!我们就这么骗得母亲欢心,心安理得享受她的付出,她的柔情守望。母亲走了,我更想起她每次送我候车反反复复交代,原来嫌她说话啰嗦,真是罪过,我何曾想过她在老屋守候儿女的落寞和孤单呢?

老屋是母亲最重要的遗产。几间砖瓦房先后几次搭建,最后在旁边才建起一栋楼房。她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,感情至深,让我震撼。她不幸身患绝症,自知不久于人世,交代后事,要求去世后葬在自己菜园,这样我们回家看她也方便。怎么行呢?我们露出为难的表情,虽是自己地盘,但周围住着人。精明的母亲知道我们都不会遵从她的遗愿,没有说话,只是望着菜园,眼神很无助,很凄凉。可怜的母亲,最后的遗愿我们都不能满足她,为什么当时不假装答应呢?至少不会让她带着遗憾离开。

母亲熬过了严冬,却看不到春暖花开,那天傍晚,她费力睁开眼睛,望着我们,满是留恋,说自己这辈子吃了很大的亏,然后望了一眼菜园,什么也没说。那一天,下着阴麻细雨,母亲归于山林,离开了播洒汗水的菜园,离开了深深眷恋的老屋,也席卷了我们的思念。山头的杜鹃一定深解人心,每到清明分外娇艳。不知是否泉下有灵,七年来,我们一大家确实顺顺利利,或许应该庆幸,给母亲选择了正对老屋的方位。只是,如今母亲又得远离,她的守望终是一场空,想来的确心寒。



祭几位逝去的乡党

□朱开见

一、黎掌柜

黎家大爷开了一间杂货铺
村里人都喊他黎掌柜
他耳不聋,眼不花,说话像打雷
每次,他给人家称白糖红糖
面粉盐之类

黎掌柜乐哈哈地说:
没多的给你,
多一点点良心,压秤

黎掌柜活了100岁多一早晨
那把七星秤,还挂在铺子墙上

二、张木匠

张木匠过完六十岁生日
抡起斧子,给自己做了一口
棺材
那副棺材,用石膏泥子清缝
用生漆漆完三遍
他自言自语,打了一辈子棺
材,这口留给自己
没事的时候,他喜欢用手摸
自己的棺材
那漆水,亮,像镜子
隔壁的陈三麻子的儿子救

别人,淹死了
陈三麻子家穷,叮当响的穷
张木匠搂着躺在地上的陈
三麻子的儿子
一边哭,一边说:“伢儿,我的
那个万年屋就送你睡吧”

张木匠死时,八十又八
他化成一捧灰,撒在了他的
屋前的那条小河

三、李寡妇

李寡妇,户口本上有姓有名
村里人私下这么喊她,喊了
四十多年,现在还这么喊
村里人把她李带弟的名号
从嘴上弄丢了

但这些是非,被时间稀释成
了清汤寡水

李寡妇三十岁守寡,拉扯三
个儿子
丈夫死时,最小的儿子还窝
在怀里吃奶
都说寡妇门前是非多
李寡妇年轻时的是非,被传
得有鼻子有眼睛

文盲李寡妇,三个儿子个个
争气,个个清华毕业
现在,村里人提起李寡妇,
没几个人不竖大拇指
现在,李寡妇坐在城里,享
儿子们的清福
现在,村里的女人家和丈夫
吵架
说的最怩人的一句话是:
“老娘宁可当李寡妇!”

四、王打铁

在村部,王打铁开了一间打
铁铺
他风箱接得呼啦啦响
烧红的铁块放到铁钻上,抡
起大锤,像表演魔术
变成了一把把菜刀,变成了一
把把锄头,变成了一把把
镰刀
王打铁打的铁器上都戳有
一个“王”字
王铁匠确实有“王”者虎威
一次,村里进了小偷,王铁

匠追上去
大吼一声:“你再跑,老子一
锤子锤死你!”
小偷果然战战兢兢,收住脚
步,束手就擒
现在,我们村里大人哄小
孩,用的招数是:
“再哭,老子喊王打铁来。”

在我们村子,王打铁的名
字,可以看守院